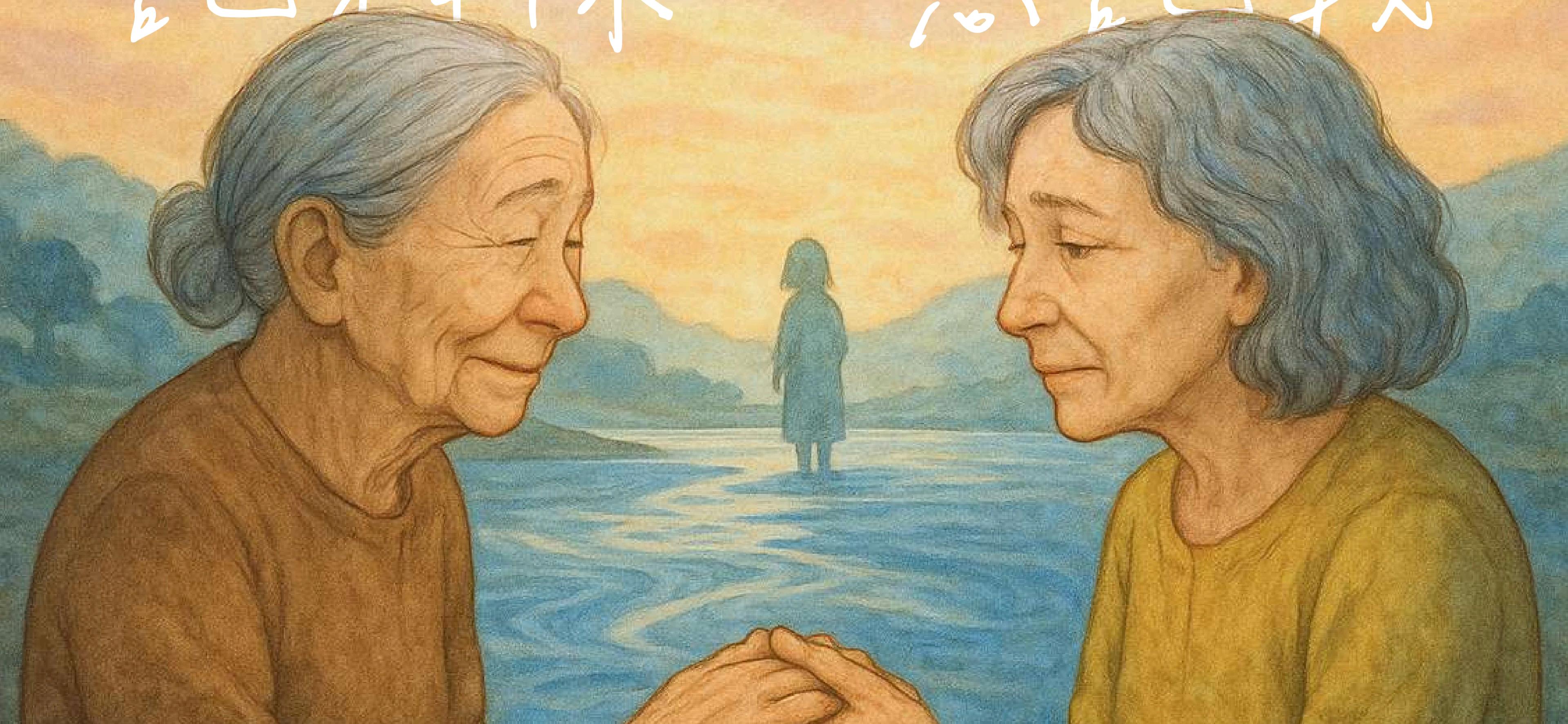


三毛是妳，老三毛是我



A woman with dark hair tied back is cooking at a traditional brick stove. She is wearing a yellowish-green long-sleeved shirt. She is holding a large, round, shallow blue ceramic pan over the flames. Inside the pan, two eggs are being fried. To her right, on the tiled floor, sits a brown woven basket containing three more whole eggs. In front of the stove, there is a small blue and white ceramic bowl. To the right of the bowl, a portion of a green vegetable dish is visible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rustic setting with a brick wall and a doorway leading to a garden area with greenery.

女兒站在火爐前，熟練地翻煎著蛋。

嘴裡念著：「媽媽喜歡吃半熟的蛋，剛起鍋最好吃。」



煎蛋的香氣彌漫整間屋子，  
「媽一吃飯囉！蛋是你最喜歡的半熟～」  
女兒提高了音量朝門外喊。



「這麼早是在吵什麼……啊？幾點了……？」

她聽見有人喊她的聲音，  
她皺著眉，慢慢坐起來，才意識到這不是夢。



早餐桌前的空氣，有一點熱氣，也有一點溫暖在門口。<sup>此</sup>

「媽～只要吃三顆，喝完水就沒那麼苦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每天都要吃這些……我又沒病，幹嘛吃。」

飯後吃藥，是每天都會上演的小劇小場。

牛惠牛惠皺著眉、撇著嘴，女兒早已習慣，準備好水和藥，一邊哄、一邊等她張嘴。



「我說了不要吃！」

那天，牛魔王的反應格外強烈，  
一巴掌把藥甩飛。

A painting depicting a woman with dark hair and a yellowish-green dress holding a small, clear glass bottle. She has a worried expression. To her right, a man with a shaved head and a brown robe looks down with his eyes closed.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, mottled yellow.

「媽……你要是什麼都不吃、什麼都不管……  
那我怎麼辦？」

女兒第一次說出害怕，  
不是照顧，而是懇求，深怕媽媽留下她一個人。  
可媽媽一臉賭氣沒回應...



女兒沒再說什麼，只是轉身離開。

眼淚不禁掉下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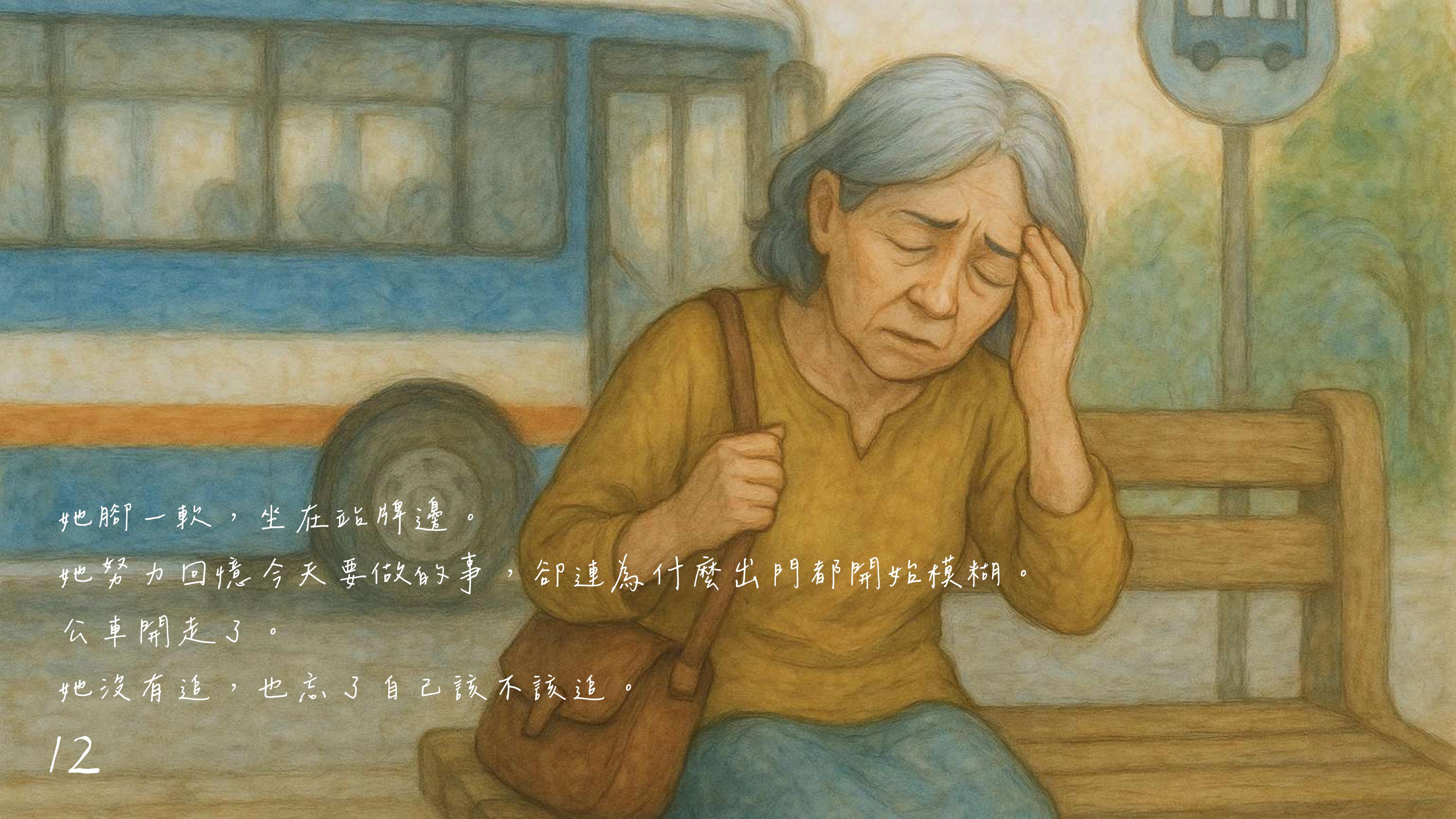
女兒上班去了，

留下桌上的空碗、未說出口的話、和那沉沉的早晨。



當女兒抬起头，發現自己站在陌生的路口。

「這裡是哪裡？是不是……搭錯了？」



她腳一軟，坐在站牌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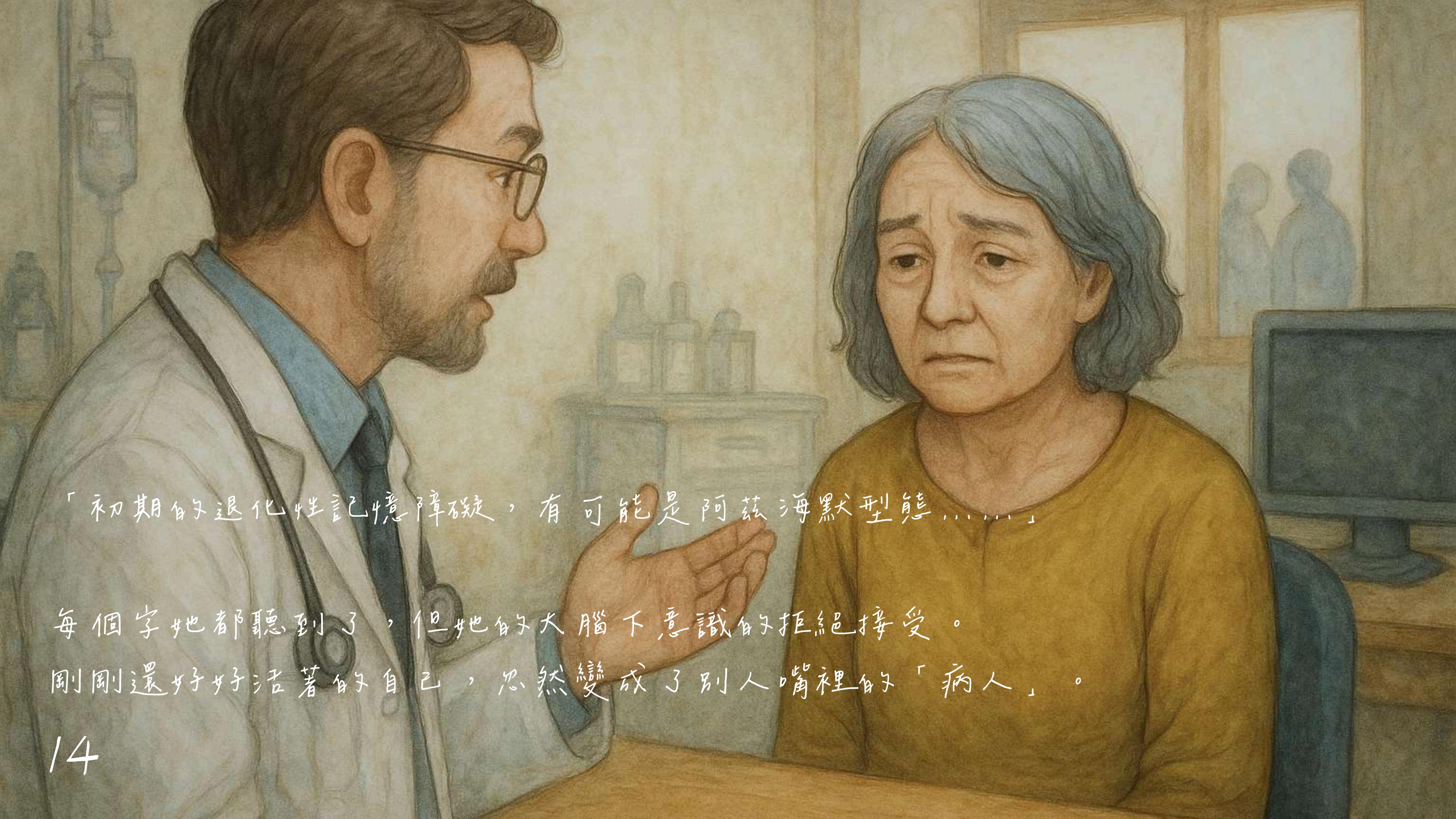
她努力回憶今天要做的事，卻連為什麼出門都開始模糊。

公車開走了。

她沒有追，也忘了自己該不該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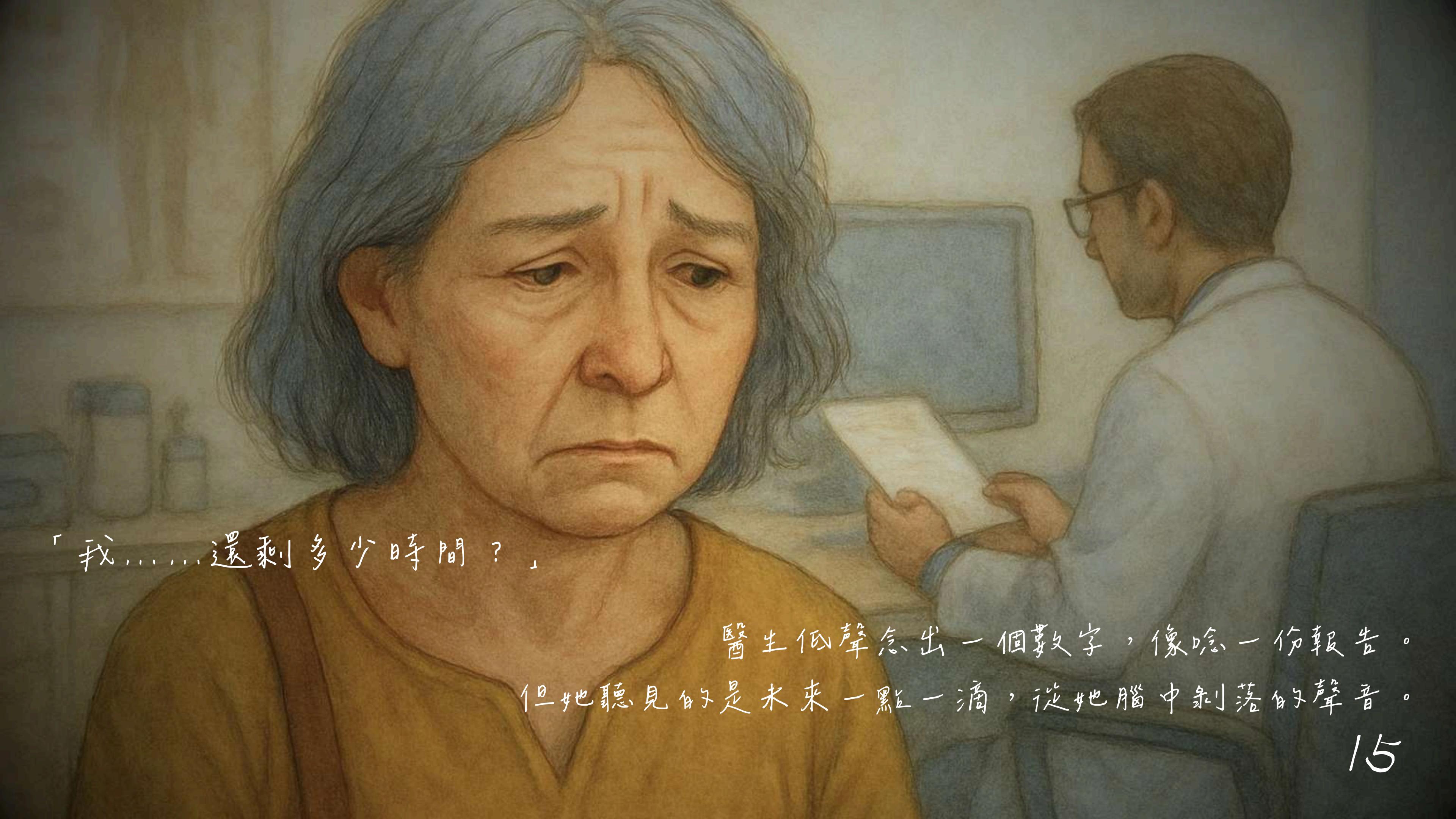
女兒慢慢走進醫院，還沒坐下，還沒開口，  
腦海裡響起了無數種可能，  
只有一種，是她最害怕聽到的。



「初步期的退化性記憶障礙，有可能是阿茲海默型態……」

每個字她都聽到了，但她的大腦下意識的拒絕接受。

剛剛還好好活著的自己，忽然變成了別人嘴裡的「病人」。



「我……還剩多少時間？」

醫生低聲念出一個數字，像唸一份報告。  
但她聽見的是未來一點一滴，從她腦中剝落的聲音。



回程的車上，  
女兒的心裡，像掛著一整片烏雲，  
沉重到沒有眼淚，也下不出雨。



走進熟悉的房子，卻覺得空氣好像變陌生了，  
每一張椅子、每一面牆、甚至鞋櫃上的花瓶，都變得遙遠起來。



踏進密廳，女子瞬間，  
女兒的脚步停了，心也提了起來。  
眼前的一幕讓她只能站在原地不敢動。



「媽，你下次不要再這樣...摔下來怎麼辦！」

「你怎麼這麼囉唆！」

媽一踏下來，女兒忍不住開口。

每句話都像是在說：「我真的怕失去你」。

媽聽完，只是淡淡一瞥，不當一回事。



牛惠牛惠沒再回頭，也沒回嘴，彷彿這場對話從沒發生過。  
女兒站在原地也，把剛剛的梯子收好，  
把那句「我怕你跌倒」也一併收進肚子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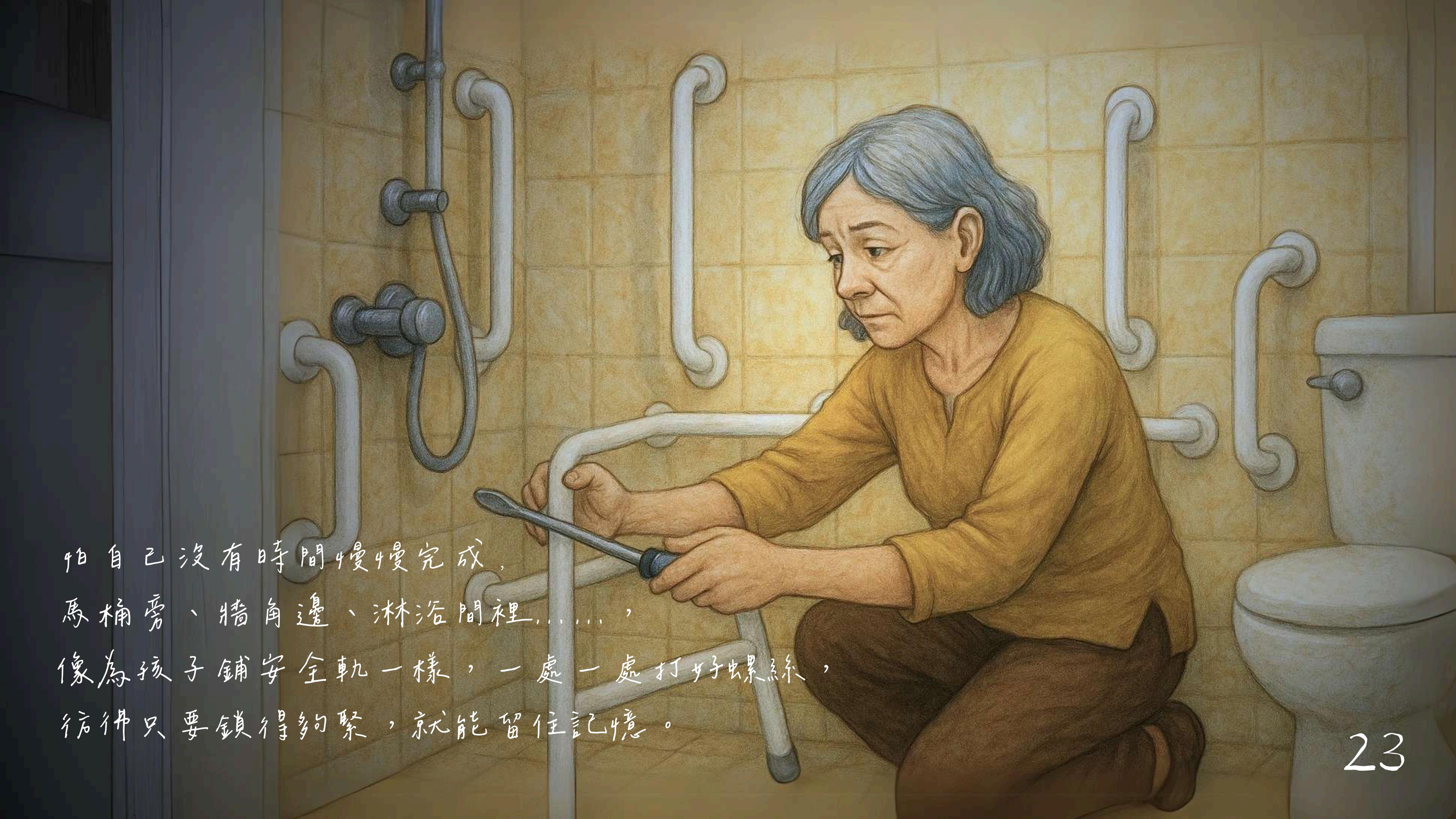


女兒一邊貼著便條紙，一邊告訴自己：

「這樣，媽媽也許會注意一點，也許……我也能安心一點。」



隔天，女兒看見多了張便條紙，  
她站在原地，沒有笑，也沒有哭，是她們六十年來的相處模式。



怕自己沒有時間慢慢完成，  
馬桶旁、牆角邊、淋浴間裡……，  
像為孩子鋪安全軌一樣，一處一處打ㄉ子螺絲，  
彷彿只要鎖得夠緊，就能留住記憶。



牛馬牛馬站在門邊，心裡泛起一股不明的焦躁，  
覺得眼前這一幕不太對勁。



「媽，你來幫我一下～這邊我切好了，等你下鍋喔！」

女兒一邊炒著鍋裡的菜，一邊笑著喊。

對於反常的女兒，媽媽忽然有點不安：「怎麼突然叫我學煮飯？」 25

「你會就咁咁立！我幹嘛學？」



女兒想把每一道家常菜教到媽媽的手上，  
怕自己有一天無法再照顧媽媽。

牛馬女轉身離開的那一刻，  
像是把她所有努力全數否定。

明明是想讓牛馬女理角牛，  
卻發現自己才是最需要被理角牛的那一個。



煮飯沒煮成，情緒沒說清，  
但明天還是會來。

「我還能記得路，就還能去上班，  
我還能工作，就還能撐住一點時間，就一點也好。」



「哎呀！怎麼了……」

一陣怪聲打破寧靜，  
她小心翼翼地走向廚房，卻發現，瓦斯...怎麼沒有開。

「媽，你怎麼坐在這？怎麼了嗎？」



女兒下班回到家，看到牛馬牛馬獨自坐在客廳，  
眼神中像是藏了什麼話沒說出口。



「你怎麼可以瓦斯沒關就出門？  
要是整間房子燒了怎麼辦？！」

嬤嬤終於忍不住說出口。她指著女兒，一字一句都是擔心與害怕的吶喊。

「ㄟ！你怎麼都不回我？你說話阿！」

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我在講什麼？！」



嬌嬌的責備像轟雷，  
更讓人心碎，是女兒低頭沉默，連一句解釋都說不出來。



女兒低聲關上門，坐在窗邊，  
她怕牛馬知道，也怕牛馬不知道。 33



女兒窩在房間最角落的窗邊，  
躲進那個只有自己的安靜世界。  
她知道媽媽需要她，  
她多想再替媽媽做點什麼...



「要是我真的忘記了……  
是不是就不用這麼痛苦了？」

從白天到夜晚，  
她沒吃飯，也沒說話，  
這是她人生第一次，一整天什麼都不做，  
不是休息，是放棄。



太陽依舊升起，女兒卻覺得自己沒有真正睡著。  
昨天沒有過去，只是成為今天的一部分。



清晨，女兒一如往常做著飯，  
就像昨天，也像十年前。

「今天我還記得，那我就繼續煮給你吃，  
至少這一餐，我還能記得是為你煮的。」



「最近都沒人陪我打牌，連你都忘記咗？！」

「……我沒有忘咗，只是最近比較忙。」

嬪嬪一邊夾菜，一邊口幣叨著，就像昨天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
而女兒的眼神滯滯又心酸，她記得一切，而嬪嬪卻輕輕帶過。



「媽，我帶你去一個地方...那裡可以打牌打一整天！」

「真的喔！我可以贏別人錢嗎？」



「等一下我可以當莊家嗎？  
別人都說我運氣好耶～」

「好子阿，你當莊家，  
我當咁拉拉隊，我幫你加油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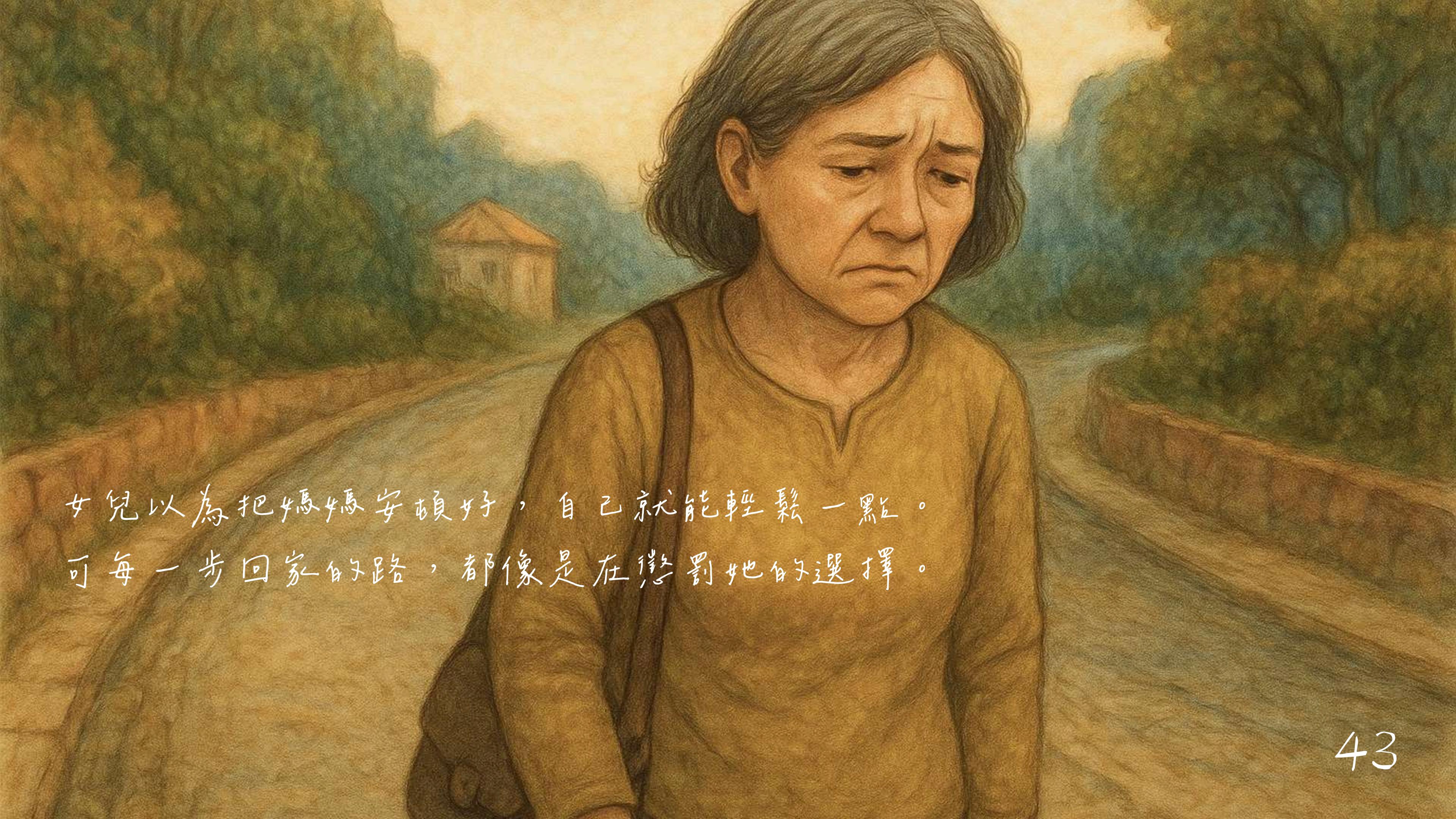


「你要拋棄我了嗎！？」

禡禡不是第一次想過這句話，  
但這一次，女兒不知道還能不能回答得了。



「她說很快就來接我……很快……」



女兒以為把驢駒安頓好，自己就能輕鬆一點。

可每一步回家的路，都像是在懲罰她的選擇。

A painting of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yellow dress, sitting alone in a room. She is holding her hands to her face, appearing distressed or crying. In the background, there is a chair and a doorway.

「我是不是一個壞女兒...我不是想丟下你，  
只是我真的，不想讓你看不到認識媽媽的女兒.....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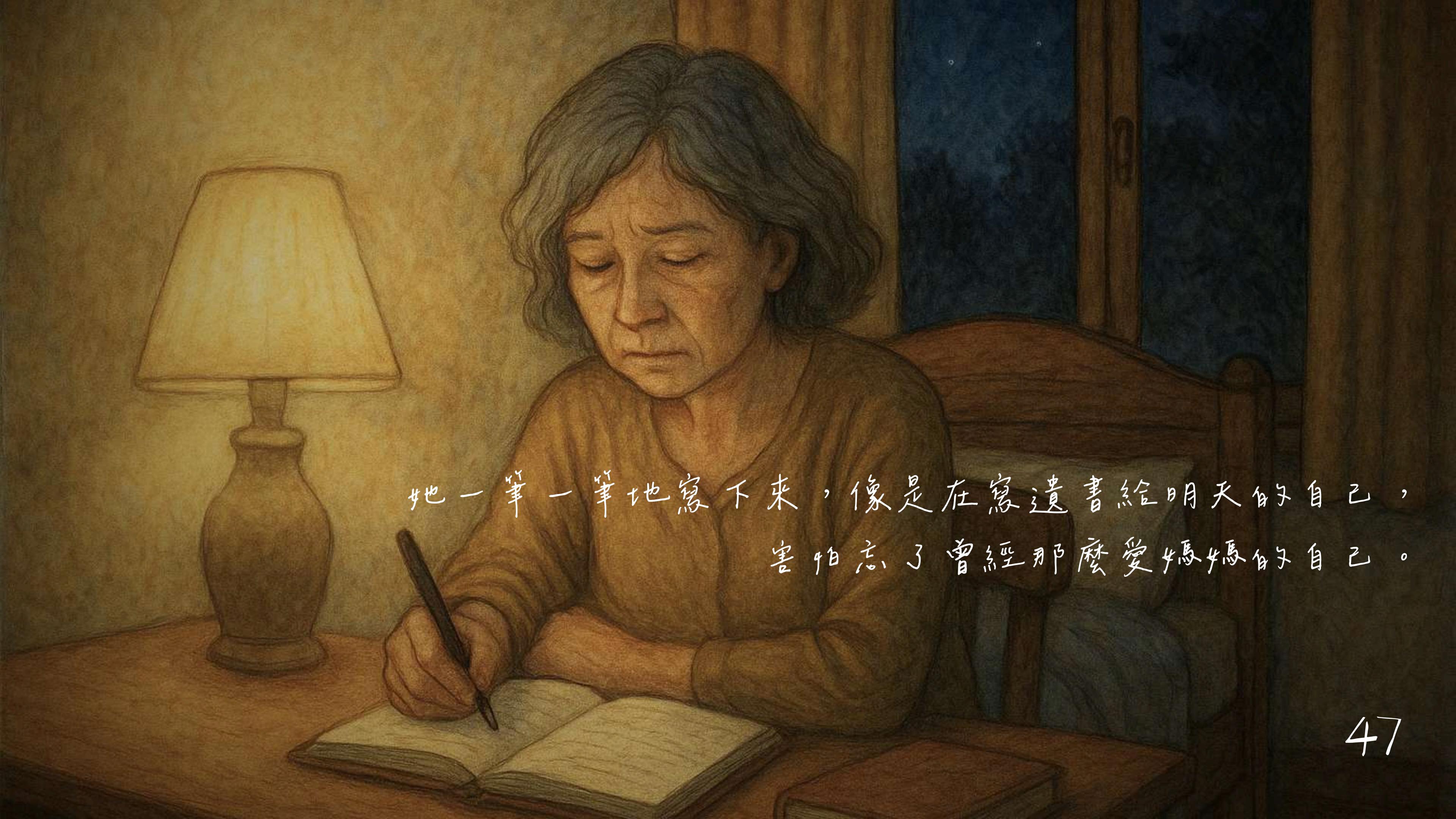
「我要振作起來！」

早上要吃藥、瓦斯記得關、還有...媽喜愛的蛋...要半熟的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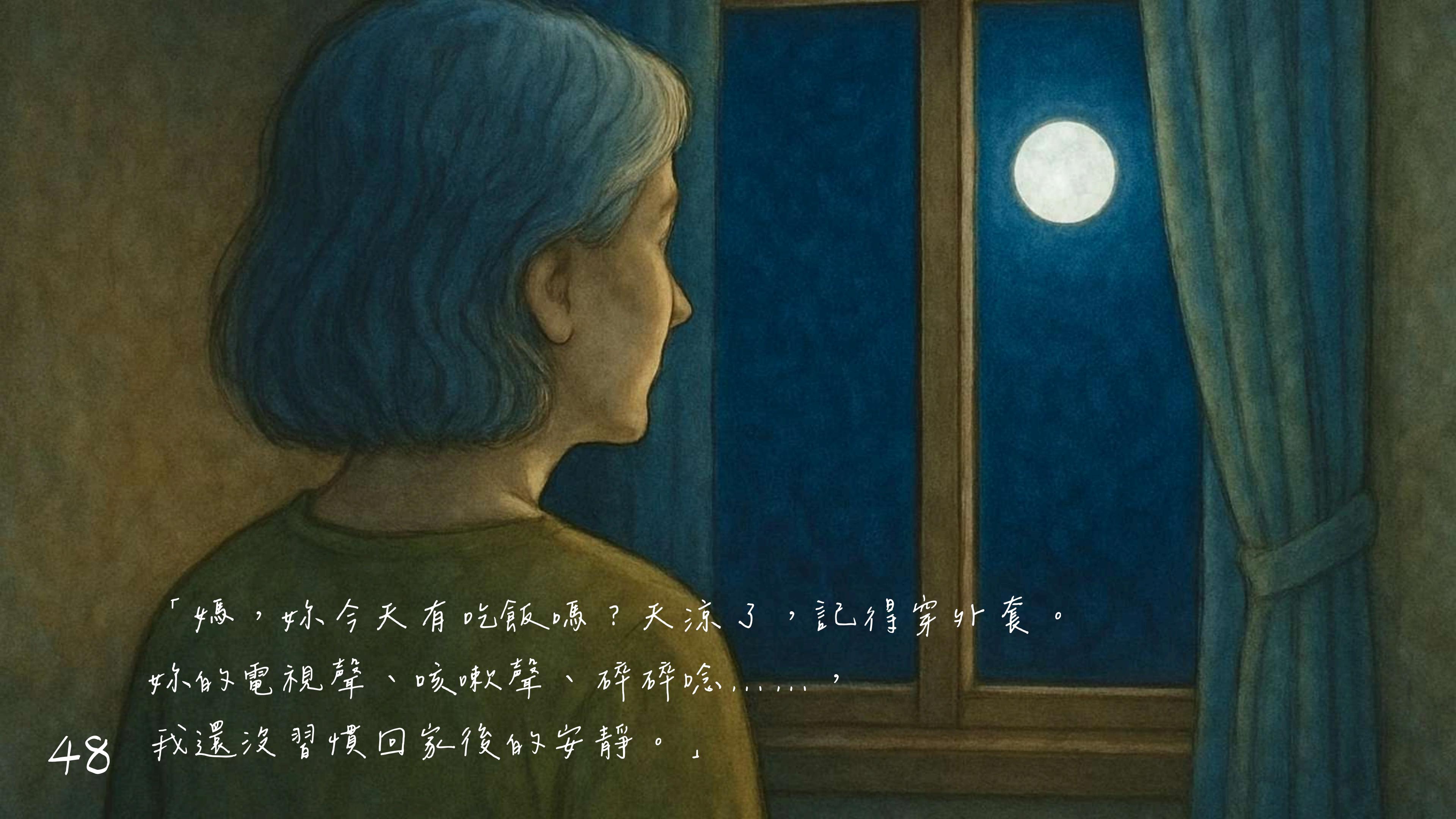
當她沒辦法改變命運，女兒只能努力記得。  
哪怕一張張便條紙終究會被遺忘。

這是媽媽的  
房間，媽媽  
在養老院，  
家裡只有我

當記憶一點點被吞沒，  
女兒一張張的對自己留下訊息，  
因為她知道某天醒來，會突然忘了媽媽。

A painting of a woman with long dark hair, wearing a brown dress, sitting at a desk and writing in an open book. A lamp with a yellow shade is on the left, casting light on her face and the book. She is looking down at her work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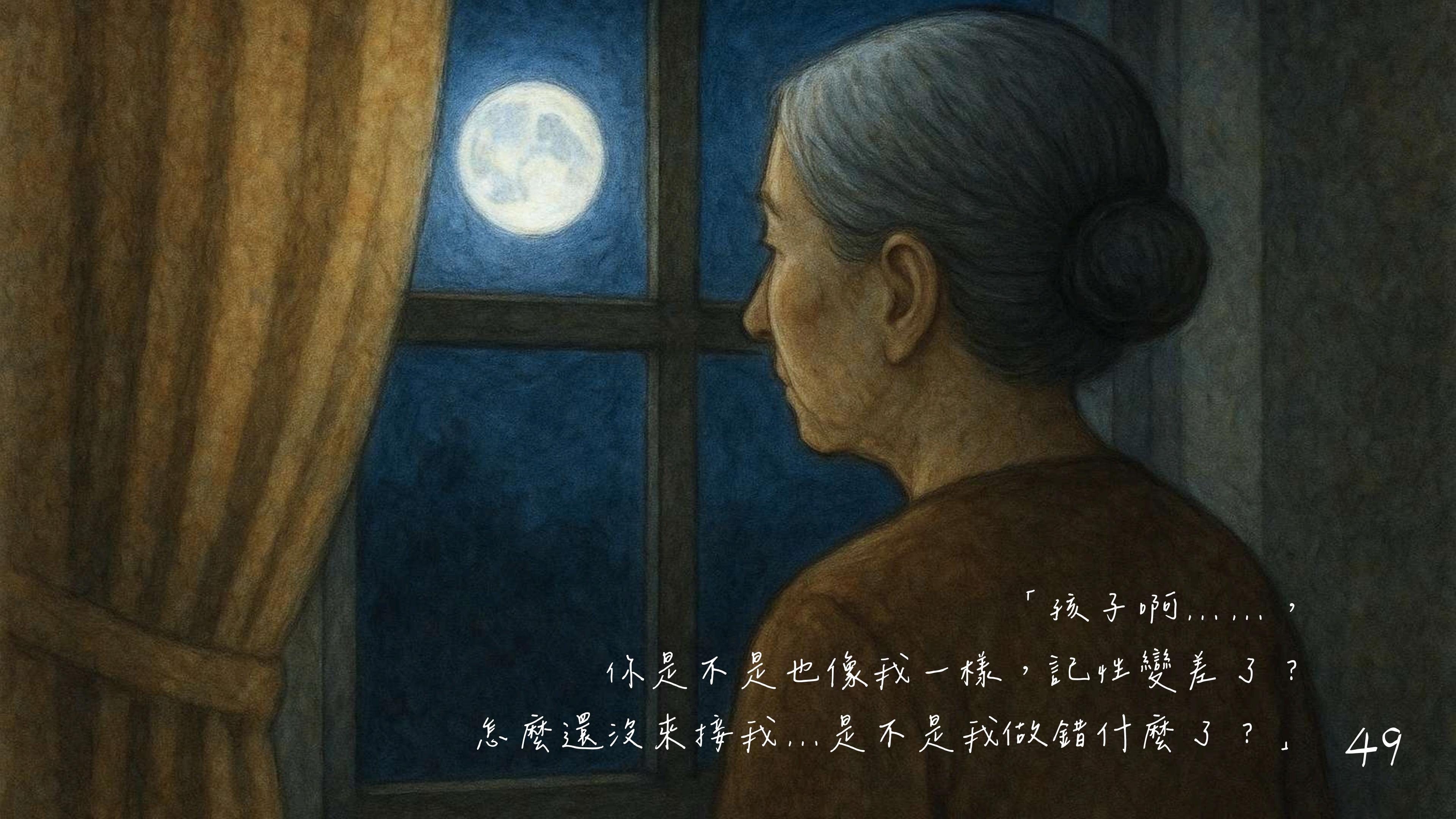
她一筆一筆地寫下來，像是在寫遺書給明天的自己，  
害怕忘了曾經那麼愛過自己。



「媽，你今天有吃飯嗎？天涼了，記得穿外套。」

你自己的電視聲、咳嗽聲、碎碎念……，

48 我還沒習慣回家後的安靜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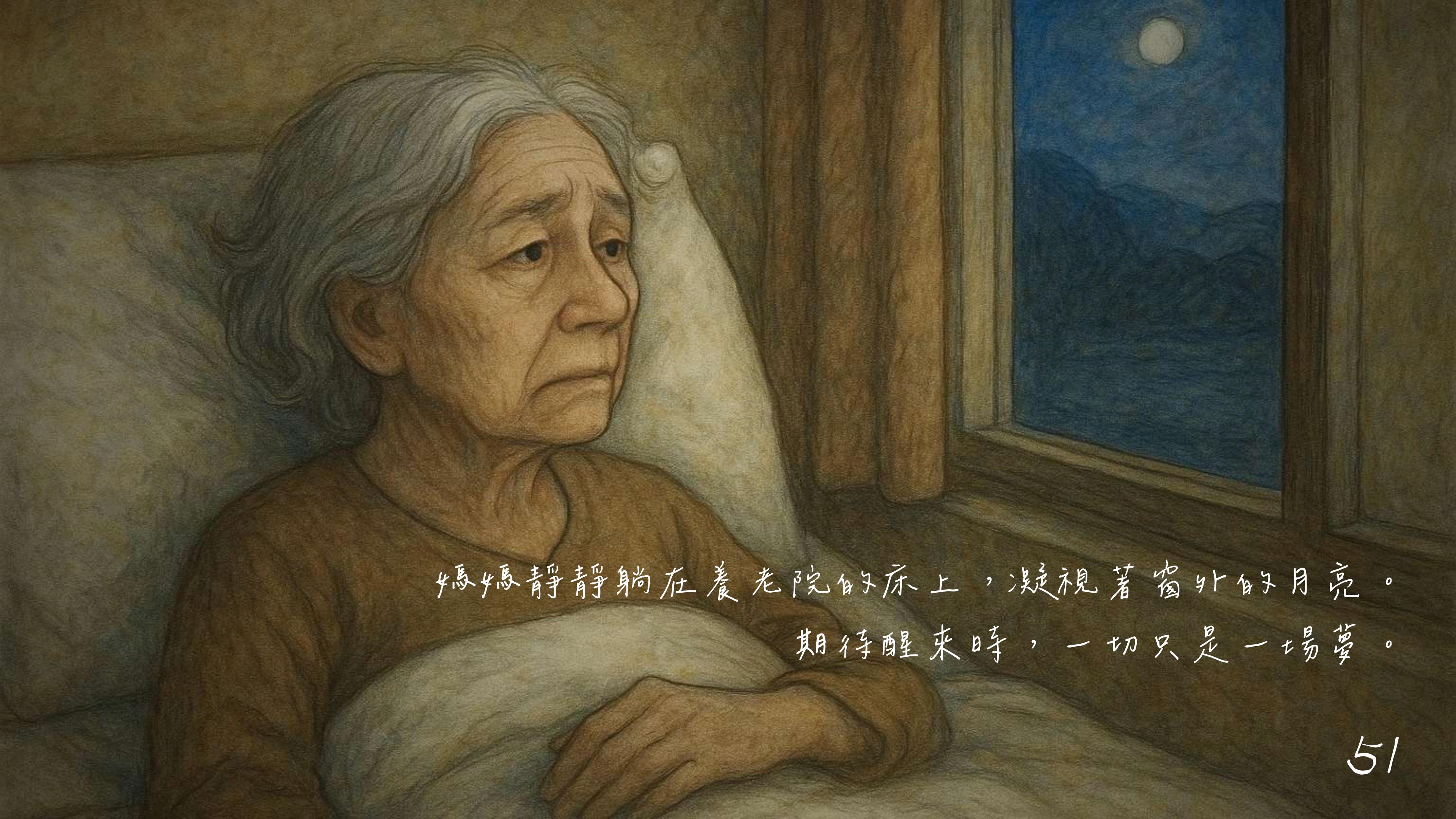
「孩子阿... ... ,

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樣，記性變差了？

怎麼還沒來接我... 是不是我做錯什麼了？」



「是不是我睡一覺醒來，  
女兒還會像以前那樣，叫我起床吃早餐...」



馬青寧躺在養老院的床上，凝視著窗外的月亮。  
期待醒來時，一切只是一場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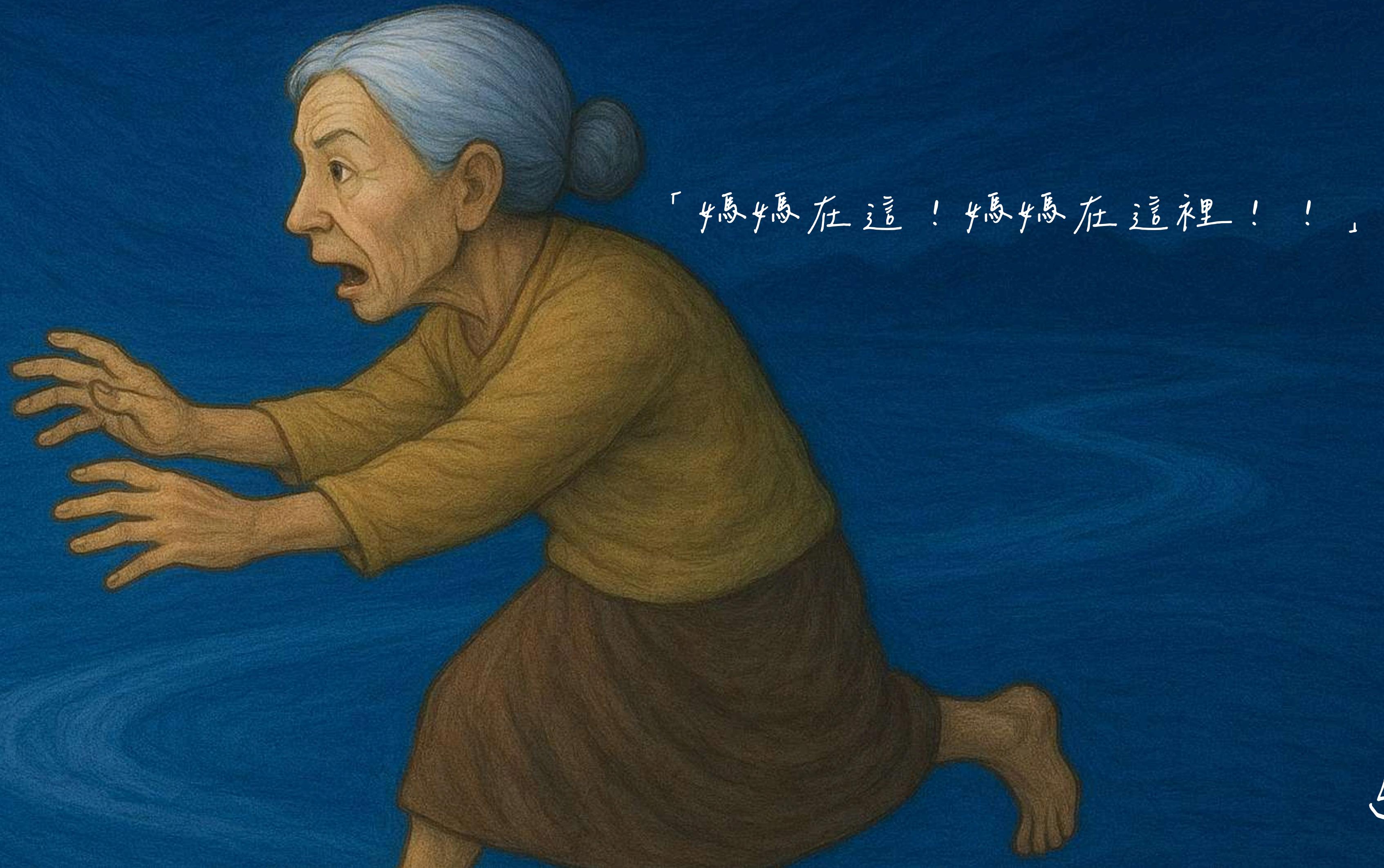
那一夜，牛馬牛馬走進了忘川。  
她以為這裡是遺忘、放下起點，  
卻沒想到，是記憶最深的去處。



牛馬牛馬站在逐漸暗沉的忘川，  
原本閃亮的記憶逐漸模糊、破裂、沉入水中，  
牛馬牛馬只能憑著本能，去找那個她最熟悉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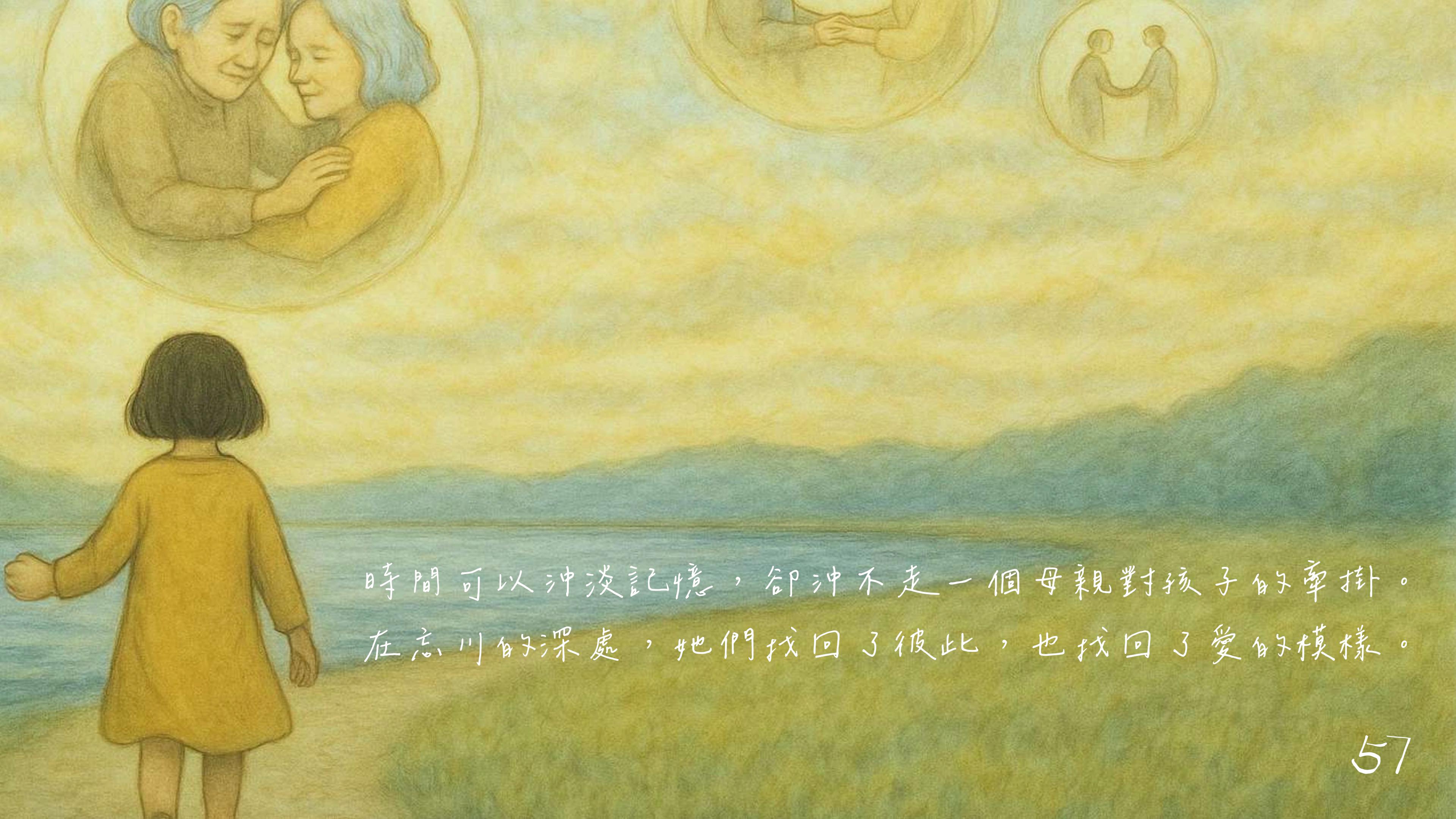


「牛鬼牛鬼...你在哪裡...我找不到你...」



「牛馬牛馬在這！牛馬牛馬在這裡！！」





時間可以沖淡記憶，卻沖不走一個母親對孩子的牽掛。  
在忘川的深處，他們找回了彼此，也找回了愛的模樣。



「等等我阿...孩子阿！」